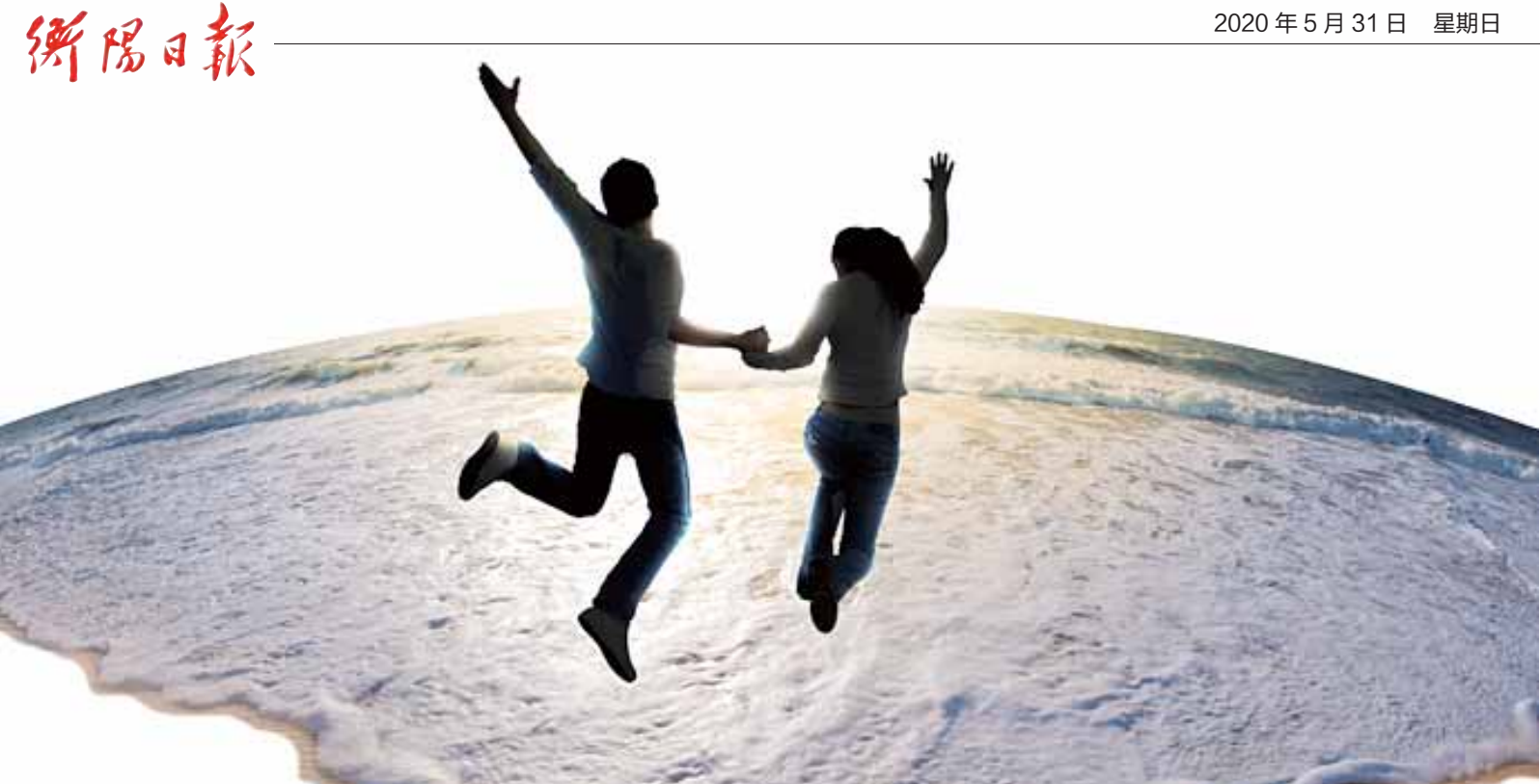




深挖洞

■陆亚利

虽是乡下，那时也风声鹤唳、全民皆兵，笼罩着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的气氛。大队有扛枪的基干民兵，民兵营长经常带队集训。列队走正步，高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口号，扬起满场尘土。操练刺杀术，学校操场回荡阵阵“突刺刺，杀……”的口令声。每户贫下中农都配发了红缨枪，乡民称作梭镖，擦好清油，放在门脊旮旯里随时准备派上用场。

大队开群众大会，民兵威风凛凛，押送一些人到会接受批判。上头有重大政治部署，都要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警惕“黑杀队”反攻倒算。老家在铁路边，经常有警戒任务。重要军用物资或首长过境，基干民兵持枪，普通社员背梭镖，连夜沿路站岗护路。我们羡慕扛枪的英姿，想逞英雄、立功勋，别上自制的玩具木手枪闹着要去一线“战场”。大人一顿吓唬：“大人做正事，你们细个几莫来挡手踏脚。咯墨黑咯天，坏人手里有枪有麻袋，把你们背起来走都不晓信！”我们便被吓退在家里，只能憧憬“前线”传来枪炮声、拼杀声，但每次都平安无事。

还未发蒙上学，就听大人们说，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我们不知道美帝、苏修为何物，断定既然要跟他打仗，肯定是反动派、纸老虎。心里头想着，要是打起仗来，就如电影里看到的，真刀真枪，冲锋陷阵。可是，上面并没有发来枪支弹药，而是一声令下，家家户户挖防空洞。

屋场靠着紫色页岩小山丘，屋前屋后没有理想的陡坡，洞子又不能挖在荒郊野地。有些社员借口找不到合适地方，思想不通，不想挖洞。队里开了几个动员会，反复学习最高指示，再三声明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每户一洞，必须按时完成。实地踏勘论争，选不出十几个合适洞址，队里便在后山缓坡挖一段战壕，冲抵备战任务。后来，那段“见风消”战壕，成为我们演习打仗的绝好场地，枪支是木棍，子弹便是“见风消”风化的砂子。

全队打起“地道战”，工余时间，男女老幼齐上阵刨土凿石挖洞。各家选择屋后泥坡，用锄头、把头、洋镐掘开一个多人高的洞口。有的刨开土壁，碰上“见风消”石头，打起退堂鼓，易地选择松土坡重挖。挖进一两米深，空间局促，改用钹头、菜椒、洋铲，点上煤油灯，敲“叮杆糖”一样，一小块一小块地掘，进度大不如前。用箕箕把泥土端出洞口，如老鼠打洞，掘出一座座碎土堆。越往深处挖得越艰难，碰上石头，用整子叮叮当当凿，溅起道道火花星子。没有施工标准，没有石头护砌，有的人家图省事，挖出的坑道如逼仄的煤窑，又矮又窄，需猫着腰才能往里走。

我家防空洞挖在猪栏后坡，一人多高，两尺来宽，或许是有三口人的缘故，洞身不足两米。洞壁是粘性重的黄夹泥，毛竹根盘根错节，父亲一人挖掘，想必是费了一些工夫。洞口垂挂一块毛竹帘子，周围灌丛茂密，简易的伪装受到民兵营长的表扬。元良为基干民兵，家里人口最多，用心卖力，挖出队上最大最好的洞子。洞口在塘边高坡下，两边泥壁用白瓷片嵌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对联。洞顶上是台井水田，洞壁底边抽了排水槽，汇聚的渗水汩汩流到塘里。四壁用木“拍掌”夯打数遍，显得光滑紧致。洞子特意转了弯，里面黑咕隆咚，进去要点灯盏或打电筒。洞身有近两米高，一米来宽，五六米深，是全队唯一在里面讲话有回声的洞子。伙伴们每次摸进去，都要哦哦地怪声做“鬼叫”，互相吓唬一番，竭力找到一点战争的恐怖感。

衡阳城里的备战氛围，远比乡下浓厚。街头、工厂、学校的墙壁上，刷写着“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幅标语。中心城区防空洞似街巷交错，条条相通，据说可以从南门进北门出。进出口大都设在隐蔽的院落内，水泥捣制的洞口装着钢条栅栏门。回雁峰、天马山、接龙山、馒头岭下的洞窟穿山而过，四向有洞口。酷暑难耐时，洞口凉风习习，一大群纳凉的市民坐着板凳、靠着竹椅，拉家常、下象棋，悠哉乐哉。城里亲戚带我去洞口感受过，那时还没有空调的概念，却是平生首次体验空调似的清爽。城北有个人防电影院，去看过一回电影，体验到防空洞之大。音响轰鸣大于普通电影院，没有对话和音乐时，能隐隐听到鼓风机的声音。洞子跨度那么大，地面上都是房子，一直不明白是如何挖建出来的。

解放路中山路口的洞子，深入地下一二十米，入口设在解放食堂店内，挂着“地下室”的牌子，酷暑时节人头攒动。大概是刚刚发蒙读书，父亲带我第一次去那里饮冰消暑。回来，我兴奋地告诉娘：“我今日到地下室吃冰水去了，洞子里头沁凉，冰冰冰冷又沁甜！”娘笑得直掉眼泪：“你咯甲白眼先生，眼睛有吃油罢，咯咯地下水宝，地下室冰凉！”自此，白眼先生的雅号，一直延续到我小学毕业。读白字，竟然跟防空洞搭上关系。

老家战略要地雨母山，衡阳保卫战时为外围主战场，敌我双方几度攻防易手，血浸黄土。深挖洞高潮时，解放军部队以很短的时间，在山脚挖了大型防空洞。起初有小支队队驻守，后来悄悄封砌洞口，移防撤走。社员们不明就里，传言被美国飞机侦察拍照，防空洞废弃。现在看来，纯属民间揣度，不足为信。

仗终究没有打起来，乡下各式简易的防空洞，成为我们捉迷藏和探险的乐土。几次深入有岔洞的工事，火把熄灭，集体迷路，暗无天日，吓出一身冷汗。几经摸索，伴着空灵的回音出来，兴高采烈，享受重见天日的欣喜。以至于年少时做的噩梦，大都是黑洞迷路，继而洞门大开。后来，队上的洞子变作薯窖、杂房，日深年久大都坍塌，草木遮蔽，了无踪迹。

城市推大饼一般变大，长出钢筋水泥的丛林。绿荫掩映的街市虽看不见洞口，防空洞依然在地下游走，串联着高楼下一厢一厢人防工事。每年，城里演练施放防空警报，听着满城浮起的警报声，脑海自然映出深挖洞的场景，勾起一阵紧似一阵的警觉。国不可一日无防，心里又总在默念，真实的防空警报，最好不要传来。

祖父的大板凳

■彭发灿

祖屋的右垛下，靠墙放着一条三米来长的大板凳，高矮却与乡里平常坐席吃饭的板凳相仿。“巨凳”静处檐下一隅，经年风雕雨凿出的老朽模样，终是瞒不住，其曾是祖父养家护口的得力干将。

祖父年轻时，在木匠行当里就成了“有两下子”的师傅。凭一身好手艺，长年在十里八乡做“上门工”，为乡民打造家什农具。到土改前夕，获得人生“第一桶金”，据说已具备买二十亩良田的实力。然而好景不长，祖母生养完五个子女后，不幸患上痼病。缺医少药的年代，祖母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卧床日多。妻病子幼的境地，迫使祖父大幅减少做“上门工”的时间，开始接来料定制活。为此，祖父特地伐下屋后一株三十多年的大树，取其材制成大板凳，置于堂屋当他的工作台。

坚忍勤劳的祖父，并未被生活的重担困住手脚，倒是激发出更大潜能，奋力挥舞手中斧凿。独自完成定制活之外，空暇时段里还要寻来木材，打造出诸如木桶、橱柜、梳子这样村民常用的家什，以及犁、耙、水车、风车此类应时农具。因其真材实料、做工考究、外型美观，顺手耐用等优点，祖父倾力打造的器具在集市上向来是抢手货。

就这样年复一年，祖父用手中的木刨铁凿虽不能刨平人生所有坎坷，但总算为子女们开凿出一扇向生之门，将他们拉扯成人。

半百之年的祖母撒手人寰，那年我才三岁多。有关祖母的音容笑貌，记忆依稀甚或模糊，而祖父在那张有些年头的大板凳上刨花卷飞、木屑纷扬的劳作身影，至今历历在目。

叔父年少从军离家，姑姑们也陆续出嫁，祖父卸任一家之主，开始随父亲生活。土里刨食的父母，养家的日子过得很是艰辛。身患心脏之疾的祖父虽已力不从心，但为给我的父母减轻负担，逾花甲的他决定在大板凳上重操旧业。每到下半年农闲时节，就让父亲打下手，打造十来件合时宜的农家器具，待到来年二月八上换些财资，以济家困。有了祖父连年如是的帮衬，我家日子开始向好。有意思的是，打了多年下手的父亲，也算是祖父关门弟子，但印象中被祖父赞赏有加的同行，却是他的大女婿——我的谦恭好学，吹拉弹唱也在行的大姑父。

祖父的大板凳，一头承载当年家庭生计，一头打造出我的快乐童年。

我的第一个玩具，就是祖父在这张板凳上亲手制成。那时祖父做活，总爱在旁东挪西移地帮倒忙的我，还时不时摆弄祖父视若宝贝的工具。按木匠行里规矩，斧头、墨斗、曲尺三样非入行者是万万动不得。为防我弄伤自己或弄坏工具，祖父说做个把戏让我耍，满心期待的我站在堂屋里，好奇地看着祖父从锯木灰里捡出块边角料，踩在大板凳上用细锯七弯八拐随手一锯，分多钟时间，一把有准星有板机的玩具手枪就成型了。祖父还特地寻来半截红布头系于枪柄，瞬间就添了几分神威。喜出望外的我接过头枪立马飞奔而出，令发小们好一阵羡慕。我人生第一辆“车”，也是祖父利用三个废轴承，在大板凳上一阵忙活，给我量身定制的。在晒谷坪“试驾”那天，我蹲坐在车上，众伙伴一边卖力推，一边口呼“嘀嘀”，左冲右突，好不拉风。

祖父开始冷落他的大板凳，已是年届古稀。偶尔帮左邻右舍维修些小器具时，才会与他的“亲密战友”合作一下。此外更多时常，则投注至对孙辈的慈爱上来。

俗语说公婆疼长孙，我深信不疑。虽然祖父对孙辈的关怀与疼爱雨露均沾，而我似乎更得垂青。当年我吃的第一顿“东道”，是在祖父参加过的农具合作社散伙会上。我坐在祖父大腿上大口吃肉，祖父和一桌师傅们大碗喝酒，年幼的我无法揣测大人们的心思。我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八斗坵晒谷场上放的《三打白骨精》，骑着祖父的“高马”，看得手舞足蹈。第一次去别人田里扯鱼草，被主人连篋箕带草甩入水塘，我吓得发抖，怕责骂不敢与父母言。是祖父用鱼网捞回篋箕，顺带怒批一顿田主。我的凡此种种“第一次”，不胜枚举，祖父的偏爱略见一斑。

幼年的我一直喜欢跟祖父睡，后来弟弟也闹着要同床共眠，个中原由大约有三。

每当炎热时节，祖父在我们上床之前，总会用蒲扇驱赶帐内蚊子。放下帐子，还要提上油灯，把那些漏网之蚊用灯焰消灭，睡下后，祖父手持蒲扇送清凉，直至把我们摇入梦乡。此为其一。

寒冬腊月里，祖父每晚用火篋子提前暖被窝。午夜时分，再准点喊我们“起夜”，以防尿床。取暖神器火篋子，在故乡家家必备，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还是新女婿中秋必送之礼。斯物竹蔑织就，形似小巧灯笼，内置瓦钵，取灶膛柴火余烬为暖，烘尿布暖手脚亦可，有提手，携带方便。

第三个理由，也是最引人。月白风轻的夜晚，祖父绘声绘色给我们讲玄幻惊悚故事。妖魔鬼怪的狰狞，常将兄弟俩吓得缩进被窝大气不敢出，可悄悄又爬到被窝口探头探脑，竖起耳朵欲听一方大仙如何降妖除魔。我们惊悚中保持高度好奇的神情，惹得祖父又爱又怜，哈哈大笑。此等好处，竟使晚生好多年的小妹，也来蹭我们的被窝了。

当岁月步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与弟弟已是少年之躯，本跟祖父分床而睡，一场倒春寒又把我们赶回祖父温暖的被窝。那个春夜，我为祖父倒杯白开水放在床头，方便他服用那些心脏类药物。

翌日晨起比弟弟早，因初三走读，六点多就往学校赶早自习。上第一节课前，弟弟找到我，泪眼婆娑地说祖父走了。那一刻我来不及悲伤，只是不敢相信，祖父会走得如此轻盈毫无征兆？上学前，按惯例我总要与祖父招呼一声的，只是这次祖父没有回应，我当是老人家睡着了。

光阴荏苒，已然在岁月里日渐颓废的大板凳，默然中犹有老骥伏枥的姿势，失去故人相依的日子，只剩反刍过往的孤独。板面密布的斧凿印痕，深刻而倔强，与我久违的目光相遇，仿佛还要传递昔日更多生活的细节。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应是我们记住的日子。三十年人物两非，庆幸经过时间沉淀的感受，如吉光片羽，仍然在我的笔底因为讲述而重现。



水乡女人

■宝 兰

经过雨季
阳光不请自来
昨夜的雨还趴在玻璃上
我惊异于一夜的雷
怎么突然换了一个笑脸

我不敢确定
今天是不是一个好日子
但我此刻必须起来

摇曳送娃上学
再去干下辈子也干不完的活
然后再想想晚餐的事

突然出现的光 不知是一种经历
还是另一种试探
我在想如果今夜来得迟一点
我和我的娃可以在天黑之前
——回家

冯岩荐诗

诗人宝兰把自己置身于视角行走过的水乡，用笔墨的浓淡为水乡的女人写下生活的琐碎，在点滴生活中历经雷雨和人间的坎坷。有光、有希望、有幻想也有了期盼，水乡的女人有着雨后的盼望，有了雷声后的等待，把生活寄予一生忙不完的忙碌，而生活的希望在诗人的祈盼中拉长。

诗人有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悲悯，她把内心积存的善良依托一位水乡摇橹的女人。或许她与那个曾经一面之缘的女人有过交谈，有过到那间的心灵共鸣，诗人借喻雨、雷声这些黑暗后带来的光明。她有自己的生活的点和线，有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后，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期盼，也有期望雨后的彩虹带来更多的希望。诗人给水乡的女人一个特定的视角和对生活的希望，对命运的挑战，这与诗人达成共鸣，在瞬间形成诗人独立的视角、形成一首佳作。这首诗发表在2019年上半月《诗刊》，也是女性诗人诗歌写作以小见大的格局意象，是当代诗歌写作的聚焦现实生活的长镜头，生活在现实中得到质感的衬托。

在《水乡的女人》这首诗歌中诗人呈现了女性特有的温柔，用悲悯的心祈愿世间的美好。她所运用的诗歌技法，看似陈述，但却有跳跃与内质的陌生化高度。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里关于诗歌写作有这样的经典描述：一首诗是一种没有人用过的语言，来表达观念或感受。宝兰的这首《水乡的女人》看似普通平常的江南女子，在摇橹的霎那与诗人相遇，而那种在雨中看似不经意的几句漫谈，给诗人留下了创作视角和诗意空间。“经过雨季/阳光不请自来/昨夜的雨还趴在玻璃上/我惊异于一夜的雷/怎么突然换了一个笑脸……”这是一种在场感，也是诗人创作的灵感产生，不请自来的雨从夜里下到天明，给作者留下登船的空间。雨停了，这个场景被诗人宝兰寥寥几句就诗意化了。而这种感受是诗人自己独有的，是诗人用自己敏感的感觉来感受这普通的雨帶給她和江南摇橹女人的不同感受。“水乡的女人是摇曳送娃上学/再去干下辈子也干不完的活/然后再想想晚餐的事。”这是一个女人最普通的生活，语言简朴，没有虚张声势之感。

而在接下来的句子里，“突然出现的光/不知是一种经历/还是另一种试探/我在想如果今夜来得迟一点/我和我的娃可以在天黑之前/——回家。”

光的出现把整首诗抬高到一定的高度，有了灵性，有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这就是佩索阿所说的一首诗里没有人用过的语言。宝兰在自己情感的悲悯中抽出人生的真谛，她要给这个普通的水乡女人一缕光，一线希望。她要让这缕光在连续阴雨后，给这位靠摇橹生活的女人再长一些光明和希望，再亮一些，靠天吃饭的女人在那一天赚到足够的钱在天黑前接孩子回家。

一句“如果今夜来得迟一些”，让诗人揪紧的心溢出泪水。这种没有人感受到的观念和感受，正是诗人宝兰成为佩索阿笔下的独到的诗人，成为诗歌写作的女性标尺，作为一首佳作惊现于世。

宝兰，大别山人，居深圳。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参加诗刊社第10届“青春回眸”诗会、第一届“青春回眸”研讨会。当选“2018年中国十佳当代诗人”、荣获2019年第四届中国长诗奖、2019年第二届博鳌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奖。

荐诗诗人简介：



冯岩，高校英语教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副教授；美国西俄勒冈大学访问学者，有诗歌、散文、小说、翻译诗等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联合日报》《美中时报》《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潮》《海燕》《芒种》《朔方》等杂志。

荐诗诗人短诗欣赏：

烟雨小巷	
油纸伞在心里撑起 我没穿旗袍，雨具成为装饰	小巷一端接壤来路，一端链接归途 把自己置身其中，渺小数不清是非
叫卖声此起彼伏 把云喊破，一场雨退出了视线	与陌生的眼神擦肩而过 流连忘返只留下回忆
前脚垫起脚跟举步向前 小巷给过往的生命提供给养	一粒生命被安放土壤生根 烟雨小巷传出折叠油纸伞的悠扬
在小巷不用触摸季节， 果实见证前世今生	

朗读者简介：



左昭君，来自衡阳日报社副刊作者群。左昭君见报的文字不多，但每篇都是她与“一个孩子”的故事。“这个孩子，有时是童年的我，有时是我的孩子们。但愿我的声音能温暖你。”